

荔枝一次炫五颗 我比乾隆更“自由”

这个季节进超市最有排面的事,就是走到水果区,称上300颗(约十几斤)仙进奉荔枝,眼都不瞟地扫码买单,留下潇洒背影。

前有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,后有“天价”增城挂绿,千百年来,“荔枝自由”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汉武帝苦种荔枝无果,苏轼幻想和荔枝过一辈子,乾隆等了两个月才尝了鲜,这些荔枝趣闻都收录在《江苏文库》中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张然 宋经纬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扫码看视频



新鲜荔枝
现代快报+记者
宋经纬 摄
(本版其他图片为古画)

曹丕说荔枝不如葡萄好吃?

荔枝香甜,人人皆知,但总有人觉得它不够好,曹丕就是一个。

三国时期群雄争霸,小小的荔枝成了繁忙之余的谈资。《管锥编》中钱钟书引魏文帝曹丕诏书中的一段话:“南方有龙眼、荔枝,宁比西国葡萄、石蜜乎?……今以荔枝赐将吏,噉(yǎn)之则知其味薄矣。”

一本正经的诏书里,曹丕竟饶有兴致地谈起水果。在他看来,南方的龙眼、荔枝,比不上西方的葡萄、石蜜(冰糖)。

为了公平公正,他还毫不吝啬地把荔枝赐给下面的官员品尝,说尝了就知道荔枝“味薄”。

荔枝这么甜,怎么会没味?钱钟书认为,当时南北两地路途遥远,曹丕尝到的荔枝可能早就不新鲜了,一个变质的水果能好吃?

为了让后人荔枝有正确的理解,宋代的蔡襄为荔枝专门写了一本《荔枝谱》(记录于《江苏文库·书目编》),原原本本地把自己十几年来对荔枝的了解

写进书里。

中国是荔枝的原产地,在岭南一些地区,至今还分布着不少野生荔枝群落。早在公元前3至4世纪,我国荔枝品种的概念就已经十分明确,在郭义恭的《广志》中记录着,荔枝在“翕然俱赤”时可食。这时候的人们就知道,荔枝变成红色就是成熟了,摘下来吃最美味。

汉代以后,荔枝进入中原地区,荔枝栽培也从岭南逐步扩展到四川、福建等地。荔枝的美味被更多人知道。

荔枝连树打包 乾隆只能炫4颗



乾隆画像

甜甜又多汁的水果,谁能不爱?乾隆也不例外,他写过《荔枝效竹枝词》三首,可见爱得深沉。

如何实现荔枝自由?到了清朝,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皇帝。吸取汉武帝的教训,乾隆从一开始就没想着移栽荔枝。快马运也不行,万一累死几个人,是要被“杜牧”们载入史册的。怎么办?连树打包。清朝《哈密瓜、蜜荔枝底簿》里记载,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,福建巡抚在小桶里种上荔枝树。

4月,荔枝树开花结果,运上船走水路出发。一路漂流中,荔枝渐渐成熟。到了北京,刚好6月,很快就能吃上现摘的荔枝。才下枝头,便上餐桌,想想也是美得不行。但经过漫漫水运,所剩荔枝已然不多。有一次,总共收获36颗荔枝。对,你没看错,是按颗算的,估计乾隆羡慕死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苏轼了。

36颗怎么分?太后甄嬛得两颗,温惠皇贵太妃、裕太妃每人一颗。剩下的得给皇后、令贵妃、舒妃、愉妃、庆妃、颖妃、婉嫔、忻嫔、豫嫔、林贵人、兰贵人、郭贵人、伊贵人、和贵人、瑞贵人各一颗。

还有一次收成比较好,得了64颗,不仅各宫妃子有,不少阿哥、公主、亲王每人也得到一颗,可以嘎摸嘎摸味道。乾隆本人只吃到4颗,他居然还舍得拿两颗荔枝插瓶观赏,也不知道怎么忍得住的。

为杨贵妃正名:快马送荔枝,汉代就开始了



康涛《华清出浴图》

杜牧的一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把杨贵妃和荔枝进行了深度绑定。以至于古往今来,一谈起荔枝,人们立刻会想象出贵妃品尝荔枝时的笑靥和快马扬起的滚滚烟尘。甚至,一个品种的荔枝便以“妃子笑”来命名。

把唐朝的败落归因于杨贵妃,甚至归因于荔枝,当然是片面与武断的。所以有不少文人大咖站出来,为杨贵妃正名。明代学者焦竑在《焦氏笔乘》中吐槽道:快马加鞭送荔枝的,又不是只有唐明皇,难道杜牧不知道汉朝就已经有了吗?这本书被收录于《江苏文库·精华编》。

书中还说到,汉武帝也是一个荔枝狂热爱好者。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,汉武帝破南越,为了种植从南越国所得的奇草异木,他特意修建了一座扶荔宫。扶荔宫中,有上百株从交趾移植来的荔枝。汉武帝本想着在宫里也能美滋滋地炫上荔枝,没想到这玩意水土不服,在北方根本种不活。

但他想实现“荔枝自由”的梦想没有熄灭,第二年继续移植。几年后,有一棵荔枝树稍微有些长势,枝叶茂密

了起来,可把汉武帝激动坏了,但这棵荔枝树最终还是没结果,枯萎了。

吃不上种的荔枝,汉武帝很愤怒,迁怒了好几个看守荔枝树的人。往后,他不再移植,老老实实等着“收快递”。贡品荔枝从交趾运来,“邮传者疲毙于道,极为民患”。

《江苏文库·精华编》中《陔余丛考》一书,同样写到“贡荔枝不始于杨贵妃”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书中引用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的记载:旧南海献龙眼、荔枝,十里一置,五里一候,死者继路。后来因为一位叫唐羌的大臣上书言状,贡荔枝才作罢。

甚至连草原汉子金世宗也向往荔枝的美味。他曾对大臣说:“朕尝欲得新荔枝,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,顷因谏官黄久约言始知之。”大概意思是说,兵部知道我想吃荔枝,就开始张罗着给我建“快递驿站”,要不是黄久约告诉我,我还不知道呢。

赵翼读到这段历史,得出结论“是金时亦有贡荔枝之事”。但更让赵翼好奇的是,荔枝生长在闽、粤、蜀三处,但金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土地,他们是在哪里建“快递驿站”?

苏轼吃荔枝吃出了“爱情”

前有曹丕说荔枝不好吃,后有苏轼被荔枝感动到哭。时间来到了北宋,元祐八年(1093年)新党再度执政,以“讥刺先朝”罪名,将苏轼贬至惠州(今广东惠州)。年近六旬的苏轼,日夜奔驰,千里迢迢赴贬所。本以为被贬生活苦闷,苏轼却在这里邂逅了一种甜蜜的水果——荔枝。

第一次在惠州吃到荔枝,苏轼简直要泪流满面,这是怎样的一种甜?甜得人心,甜得入骨。轻轻剥开粉红的外壳,展露柔软的内心,对苏轼这种大吃货来说,无疑是最治愈的时刻。

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

人。”(《惠州一绝》)苏轼诗兴大发,毫不吝啬笔墨赞美荔枝。如果每天吃三百颗荔枝,我愿意永远都做岭南的人。

在《赠昙秀》中,苏轼写到“留师笋蕨不足道,怅望荔子何时丹。”他说竹笋和蕨菜根本不足以称道,最让人惆怅的是荔枝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熟啊?我想吃荔枝!他在《食荔枝二首》中写:“烂紫垂先熟,高红挂远扬。”(此诗收于《江苏文库·精华编》中《蒋捷词校注》),红彤彤的荔枝怎么那么可爱。

他甚至幻想和自己的偶像陶渊明一样,归隐田园。“愿同荔枝社,长作鸡黍局。”(《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》)人家陶渊明是在田园里和菊花美酒作伴,

苏轼这是想和荔枝过一辈子。

吃荔枝还能联想到爱情,比如下面这首《南乡子·双荔枝》:

天与化工知,赐得衣裳总是绯。每向华堂深处见,怜伊。两个心肠一片儿。

自小便相随,绮席歌筵不暂离。苦恨人人分拆破,东西。怎得成双似旧时。

双黄蛋很常见,但双核荔枝却不常见。词中的“双荔枝”指双核荔枝。苏东坡吃荔枝意外吃出一个双核荔枝,心中立刻波涛滚滚。本是两小无猜朝夕不离,却被现实残酷拆散,可怜可叹。他以荔枝喻人,感叹爱情。

